

閩南方言「母」多重音讀的層次辨析*

杜佳倫**

〔摘要〕

閩南方言「母」有多達五項音讀：bio2 僅用於文讀、bu2 傾向指稱母親、bo2 傾向指稱動物雌性及做為名詞詞尾、bo2 指稱女性、m2 指稱母輩年長女性；此乃反映閩語擁有豐富歷史層次的特點，這五項音讀分別承擔由「母」發展衍生的多重語義用法，共時平面上形成穩定的分工狀態。從歷時層面來看，閩南方言「母」的多重音讀，展現不同層次的音讀疊加現象，本文運用歷史層次分析方法辨析「母」五項音讀所反映的歷史音韻結構特點，同時論及同族語詞「姥」的兩項異讀層次，據以探討各項層次的可能來源。本文分析結果顯示閩南方言「母」的多重音讀，不僅有反映之幽相近合流的歷史層次，還保留了「母」讀為魚部、之魚音近的獨特層次。

關鍵詞：母、閩南方言、音韻層次

* 本文的研究源於博士班修習方言本字課程的學習成果，非常感謝楊秀芳老師在課堂上提出相關思索，啟發我後續展開系列性討論。本文初稿在 2020 年 11 月由聲韻學會、東吳大學中文系共同主辦的「第十八屆國際暨第三十八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上口頭發表，由國立屏東大學中文系嚴立模教授擔任特約討論人，並獲得與會諸多前輩學者有益的建議，在此銘謝；更要感謝《文與哲》三位審查委員提出詳實的批評與指正，使本文得以補充更完整的論述，研究成果益趨完善。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根據「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的著錄，¹「母」主要有三項音讀，如表 1 所示：（1）**bio2**，²通常做為對女性神明、女性長輩的尊稱，例如「聖母、姨母」；（2）**bu2**，稱呼母親及其家族親屬，例如「母親、母舅」，也可用來指稱雌性動物，例如「豬母」；（3）**bo2**，指稱雌性動物，例如「豬母、雞母」，也可稱呼母親及其家族親屬，例如「母親、母姨」，並引申比喻為原本、根源之義，指稱能滋衍之物，例如「病母、錢母」。除了這三項明確為「母」的語詞音讀，根據歷史音韻規則與語義對應關係的詳細探究，另有兩個語詞音讀也應聯繫為「母」：（4）指稱女性為「**tsa1 bo2**」應聯繫為漢語詞「諸母」（杜佳倫 2018b），如此「母」也可讀為 **bo2**；（5）稱呼伯母及母輩年長女性的 **m2** 也應聯繫為「母」（杜佳倫 2021）。然則，臺灣閩南語「母」有多項音讀並存，反映閩語擁有豐富歷史層次的特點，這五項音讀分別承擔由「母」發展衍生的多重語義用法，共時平面上形成穩定的分工狀態。

表 1 臺灣閩南語「母」的相關音義用法

	臺灣閩南語	詞例
1. bio2 (母)	對女性神明、女性長輩的尊稱	聖母、王母、姨母
2. bu2 (母)	(1)稱呼母親及其方親屬 (2)雌性動物	(1)母親、母舅 (2)豬母
3. bo2 (母)	(1)雌性動物 (2)稱呼母親及其方親屬 (3)比喻為原本、根源	(1)豬母、雞母 (2)母親、母姨 (3)病母 _(病原) 、錢母
4. bo2	女性	查某(諸母)
5. m2	稱呼伯父妻子、中年女性長輩	阿姆 _(伯母) 、親姆 _(親家母)

¹ 國語推行委員會編輯：《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站，2011 年 7 月，網址：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default.jsp（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18 日）。

² 本文聲調標記符號為：陰平-1、陰上-2、陰去-3、陰入-4、陽平-5、陽上-6、陽去-7、陽入-8。臺灣閩南語及閩東方言陽上調多與陽去調合流，這時以「陽去-7」統稱。

進一步比較福建地區廈門、泉州、漳州三地「母」的相關音義如表 2。根據《廈英大辭典》(Douglas.1873)的記錄：(1)「母」讀為 bio2 乃泉州方言「母」的文讀表現，廈門、漳州「母」的文讀音則為 bɔ2；(2)「母」的白讀音在廈門、泉州一律為 bu2，但漳州則是指稱母親時讀為 bu2（往往音近於 bo2），指稱雌性動物及做為名詞詞尾時讀為 bo2；至於其他稱呼女性、伯母之語詞，各地音讀則相當一致。據此來看，臺灣閩南語「母」有多項音讀並存，有一部分也是泉漳方音相混的結果：(1) bio2 乃保留泉音之文讀；(2) bu2 乃保留泉音之白讀；(3) bo2 乃保留漳音之白讀；(4) bɔ2、m2 則是閩南各地稱呼女性第二音節與伯母的一致讀法。

表 2 閩南方言「母」的相關音義用法

	廈英大辭典 (1873)	廈門方言詞典 (1998)	泉州市方言志 (1993)	漳州方言詞彙 (1992)
1. bio2 (母)	---	---	「母」之文讀 bio2	---
2. bu2 (母)	(1) mother (2) female of animals (3)姨母/母舅/ 母姪 (4) capital of money	(1) 母親 (2) 雌性動物 (3)同輩親屬(姑 母) (4)有產力之本 (母錢)	(1) 母親 (2) 雌性動物 (3)名詞詞尾(薑 母)	(1)母親(音讀似 bo2) (2)姨母
3. bo2 (母)	(漳州「母舅 bo2 ku7」)	---	---	(1)雌性動物 (2)名詞詞尾(拳 頭母)
4. bɔ2	(1) a woman (tsa1 bɔ2) (2)「母」之文讀	(1)女性(tsa1 bɔ2)	(1)女性(tsa1 bɔ2)	(1)女性(tsa1 bɔ2) (2)「母」之文讀
5. m2	(1) wife of father's elder brother.	伯母	(1)伯母 (2)丈姆、親姆	(1)伯母 (2)丈姆、親姆

然而，從歷史比較的角度來看，閩南方言「母」的多重音讀展現了不同層次的音讀疊加現象，本文運用歷史層次分析方法辨析「母」五項音讀所反映的歷史音韻結構特點，據以探討各項層次的可能來源，進而討論「母」在漢語音韻史的多重演變問題。以下第二節首先辨析閩南方言「母」各項音讀的對應規則，並探討其所反映的歷史音韻結構特點；第三節擴展討論古漢語「母」的相關特殊音變，據以探究閩南方言「母」多重音讀的歷史來源。第四節總結本文研究成果。

二、閩南方言「母」的音讀層次與音韻結構特點

閩南方言「母」有多達五項音讀，反映閩語擁有豐富歷史層次的特點，這五項音讀分別承擔由「母」發展衍生的多重語義用法，形成穩定的分工狀態。以下就其五項音讀，分別辨析各類韻母音讀（後文簡稱為「韻讀」）所反映的音韻層次與結構特點。

(一)「母」的文讀層次

表 3 閩南方言流攝 1 等侯韻組文讀層的音韻對應規則

例字	中古	聲類	廈門	南安	泉州	漳州	漳浦	澄海	揭陽
			ɔ	io	io/o	ɔ	ɔu	ou	ou
母 _{文讀}	1 流-侯	P1	bɔ2	bio2	bio2	bɔ2	—	—	—
謀	3 流-尤	P1	bɔ5	bio5	bio5	bɔ5	bɔu5	mou5	mou5
茂	1 流-侯	P1	mɔ̃7 bɔ7	bio3	—	bɔ7	bɔu7	mou6	mou6
貿	1 流-侯	P1	mɔ̃7	bio3	bio3	mɔ̃7	bɔu7	mou3	mou3
鬥 _{文讀}	1 流-侯	T1	tɔ3	tio3	tio3	tɔ3	tɔu3	tou3	tou3
陋	1 流-侯	T1	漏 _文 lɔ7	lio3	lio3	lɔ7	lɔu7	lou6	lou6
叟	1 流-侯	TS1	—	—	so2	sɔ2	sɔu2	sou2	sou2
奏	1 流-侯	TS1	tsɔ3	tsio3	tso3	tsɔ3	—	—	—
構	1 流-侯	K	kɔ3	kio3	kio3	kɔ3	kɔu2	kou6	kou3
口 _{文讀}	1 流-侯	K	k ^h ɔ2	k ^h io2	k ^h io2	—	k ^h ɔu2	—	—
寇	1 流-侯	K	k ^h ɔ3	k ^h io3	k ^h io3	k ^h ɔ3	k ^h ɔu3	k ^h ou3	k ^h ou3
侯	1 流-侯	H	hɔ5	hio5	hio5	hɔ5	hɔu5	hou5	hou5
后 _{厚文讀}	1 流-侯	H	hɔ7	hio6	hio6	hɔ7	hɔu7	hou6	hou6

中古流攝 1 等侯韻組(以平駭上去)的文讀層在閩南各地形成音韻對應規則，如表 3 所示：南安、泉州絕大多數讀為-io，惟舌齒聲母條件者在泉州讀為-o；廈門、漳州讀為單元音-ɔ；漳浦、澄海、揭陽等地讀為複元音-ɔu 或-ou。

南安、泉州、廈門、漳州等地「母」的文讀音符合表 3 音韻對應規則。然而，漳浦、澄海、揭陽「母」讀為 bɔu2 或 bou2 者，非屬文讀音，而是指稱女性之第二音節，應屬第(三)小節所討論白讀層次；潮汕一帶方言反以第(二)小節所討論的 bo2 做為相對於 bou2 的文讀音；也就是說，潮汕一帶方言「母」的文白讀音經過語言使用上的調整機制，原來相應於泉州 bio2 的「母」之文讀音在潮汕應讀為 bou2，但此音讀乃與口語中稱呼女性(諸母)的白讀音相同，遂維持以稱呼

母親的白讀音 bo2 做為新進書面語詞（例如：王母）的音讀表現，而未接受文讀音 bou2 共存。

		泉州	漳州	潮汕
後進文讀	母 _{文讀} 「書面語詞」	bio2	bo2	*bou2 維持 bo2
原來白讀	母 _{白讀2} 「稱呼母親」	bu2	bu2/bo2	bo2
	母 _{白讀3} 「稱呼女性」	bo2	bo2	bou2

這項文讀層幾乎只分布於中古流攝 1 等侯韻語詞，惟中古韻書列為 3 等尤韻的明母語詞「謀」，各地韻讀對應亦同於 1 等讀法，「謀」之聲母始終保持雙唇音讀，未隨其他 3 等尤韻唇音字發生輕唇化演變，大抵可將之歸為 1 等韻而非 3 等韻。然則，「母」的文讀音 bio2 或 bo2，確實反映中古時期 1 等侯韻的獨立音讀表現。

（二）「母」讀為 bu2、bo2 的音韻層次

閩南方言有一項尤、虞兩韻同讀的白讀層次，非舌齒音聲母條件者韻讀為-u，舌齒音聲母條件者韻讀為-iu，音韻對應如表 4 所示。南安、泉州、廈門、漳州、漳浦等地「母」的白讀音 bu2，符合這項音韻對應規則；然而，「母」的中古音乃著錄為莫厚切，屬 1 等侯厚候韻，但該韻組卻完全沒有其他語詞讀為相同韻讀者，也就是說，「母」讀為 bu2 是超越中古音韻的特殊音讀。改以上古音韻角度來看，如表 5 有一部分古之部唇音語詞到了中古時期分有兩類音讀：一是侯尤韻、一是模虞韻，且 1、3 等歸讀不一，例如：「髻」分有 1 等侯厚韻、3 等虞韻兩類韻讀；「鴟」分有 1 等厚韻、3 等虞韻兩類韻讀；「菩」分有 3 等有韻、1 等模韻兩類韻讀，另有海韻、德韻的音讀。據此來看，儘管《廣韻》只有收錄「母」讀為厚韻的單一音讀，極可能「母」也依循「髻鴟菩」的演變方向，中古時期除了 1 等厚韻音讀，另有 1 等姥韻、3 等有韻或虞韻的讀法。然則，閩南方言「母」今讀為 bu2 者，乃符合尤、虞兩韻同讀的音韻規則。

表 4 閩南方言尤、虞韻同讀之音韻對應規則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廈門	南安	泉州	漳州	漳浦	澄海	揭陽
				u	u	u	u	u	u	u
母 _{白讀1}	之部	1 流-侯	P1	bu2	bu2	bu2	bu2	bu2		
富 _{白讀}	之部	3 流-尤	P2	pu3	pu3	pu3	pu3	pu3	pu3	pu3
浮	幽部	3 流-尤	P2	p ^h u5	p ^h u5	p ^h u5				
婦 _{白讀}	之部	3 流-尤	P2	pu7	pu6	pu6	pu7	pu7	潮	pu6
伏 _釋	之部	3 流-尤	P2	pu7	pu3	pu3	pu7	pu7	pu7	
殍 _釋	之部	3 遇-虞	P2	p ^h u2						
久非	之/ 幽部	3 流-尤	K	ku2	ku2	ku2	ku2	ku2	ku2	ku2
白	幽部	3 流-尤	K	k ^h u7	k ^h u6	k ^h u6	k ^h u7	k ^h u7	k ^h u6	k ^h u6
舅 _{白讀}	幽部	3 流-尤	K	ku7	ku6	ku6	ku7	ku7	ku6	ku6
舊 _{白讀}	幽部	3 流-尤	K	ku7	ku3	ku3	ku7	ku7	ku7	ku7
牛 _{白讀}	之部	3 流-尤	K	gu5	gu5	gu5	gu5	gu5	gu5	gu5
有	之部	3 流-尤	喻三	u7	u6	u6	u7	u7	u6	u6
句	侯部	3 遇-虞	K	ku3	ku3	ku3	ku3	ku3	ku3	ku3
軀	侯部	3 遇-虞	K	k ^h u1	k ^h u1	k ^h u1	k ^h u1		k ^h u1	k ^h u1
				iu	iu	iu	iu	iu	iu	iu
酒	幽部	3 流-尤	TS1	tsiu2	tsiu2	tsiu2	tsiu2	tsiu2	tsiu2	tsiu2
咒	幽部	3 流-尤	TS3	tsiu3	tsiu3	tsiu3	tsiu3	tsiu3	tsiu3	tsiu3
手	幽部	3 流-尤	TS3	ts ^h iu2	ts ^h iu2	ts ^h iu2	ts ^h iu2	ts ^h iu2 * siu2	ts ^h iu2	ts ^h iu2
鬚	侯部	3 遇-虞	TS1	ts ^h iu1	ts ^h iu1	ts ^h iu1	ts ^h iu1	ts ^h iu1 * siu1		ts ^h iu1
珠 _{目珠}	侯部	3 遇-虞	TS3	tsiu1	tsiu1	tsiu1	tsiu1	tsiu1		
樹	侯部	3 遇-虞	TS3	ts ^h iu7	ts ^h iu3	ts ^h iu3	ts ^h iu7	ts ^h iu7 * siu7	ts ^h iu7	ts ^h iu7

這項尤虞同讀的韻讀層次大致符應古代西北方音傾向將尤韻讀同虞韻的音韻特點。根據古漢語音韻的相關研究成果，唐代西北方音具有一項顯著的音韻特點即「尤侯韻唇音字讀入虞模韻」，例如羅常培（1933）彙整漢藏對音資料、周祖謨（1988）分析敦煌變文用韻、邵榮芬（1963）探究敦煌文獻別字異文所反映的音韻現象，不同性質的語言材料一致反映西北方言將尤侯韻唇音字讀同虞模韻的音韻特點；周玟慧（2005）更明確指出《慧琳音義》將尤侯韻唇音字讀入虞模韻者歸為「秦音」（西北方音），仍讀尤侯韻者歸入「吳音」，此為兩地方音最顯著的音韻差異。這樣看來，閩南方言這項「尤虞同讀」的韻讀層次極可能反映早期來自西北地區的歷史音讀；不過，西北方音的歷史語料顯示僅有唇音條件下發生韻讀混同，閩地該音讀層次則是進一步將尤虞兩韻完全同讀。從上古音韻角度來看，這項白讀層分布於之幽侯三部，唇音條件下則主要反映之、幽兩部韻讀密切關係。

此外，可能也有另一種設想：「母」讀為 bu2 者或許借自北方官話的新文讀語詞，這類語詞乃屬個別移借，而非整個新文讀層次的疊置；也就是說，閩南方言侯韻組的文讀層仍是表 3 的音讀表現，「母」讀為 bu2 者乃個別借自北方官話的親屬稱謂，故此其他侯韻明母語詞（牡畝戊）並沒有疊置同樣的新文讀音。然而，泉州一帶的閩南方言將「母」讀為 bu2 者，除了用於口語中稱呼母親，也用於指稱動物雌性（雞母）、名詞詞尾（錢母），這就無法從個別移借進行合理解釋。因此本文並不同意「母」讀為 bu2 者乃借自北方官話。³

³ 儘管文讀可能滲透入口語詞、白讀也可能反向滲透進入書面語詞；然而，一般來說文讀層多為系統性疊置，會有較多語詞帶進新文讀，進而發生向口語詞的逐步滲透，例如潮汕方言中古模韻組語詞便疊置了新文讀-u，以海豐方言（羅志海 2000）為例，「土_{書面}奴_{書面}素_{書面}色_{書面}故_{書面}事_{書面}」韻讀為-u，「土_{土產}奴_{奴隸}酥_{酥餅}豆_{豆餅}酥_{古講古}」韻讀為-ou，新文讀-u 需要分布在較多語詞，才有擴散進入口語詞的基礎力量。「母」讀為 bu2 若為新文讀的個別移借，恐怕沒有足夠的擴散力量進入所有相關語詞，而已經虛化為詞尾者在語義上已失去與母親本義的緊密聯繫，恐怕更難被個別移借的新文讀所滲透。

表 5 上古之部唇音語詞的中古音讀

之部唇音	侯厚候韻	尤有宥韻	模姥暮韻	虞麌遇韻	哈海代韻	德韻
母	1.莫厚切 [父母]					
髻	1.薄侯切 2.普后切 [髮兒]			3.芳武切 [髮兒]		
部	1.蒲口切 [署也]		2.裴古切 [部武又部 曲]			
鴟(鴟)	1.莫厚切 [集韻收 錄]			2.文甫切 [鸚鵡]		
殍		1.方久切 [物敗也]		2.芳武切 [食上生白 毛]		3.愛黑 切 [殍殍]
菩		1.房久切 [香草]	2.薄胡切 [梵言菩 提]		3.薄亥切 [說文曰草 也]	4.蒲北 切 [草名]

表 6 閩南方言古魚部殘餘白讀-o 音韻對應規則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廈門	南安	泉州	漳州	漳浦	澄海	揭陽
				o	o	o	o	o	o	o
母 _{白讀 2}	之部	1 流-侯	P1	—	—	—	bo2	bo2	bo2	bo2
抱 _{白讀}	幽部	1 效-豪	P1	p ^h o7	p ^h o6	p ^h o6	p ^h o7	p ^h o7	p ^h o6	p ^h o6
刀	宵部	1 效-豪	T1	to1	to1	to1	to1	to1	to1	to1
嫂	幽部	1 效-豪	TS1	so2	so2	so2	so2	so2	so2	so2
拷	幽部	1 效-豪	K	k ^h o2	k ^h o2					
好	幽部	1 效-豪	H	ho2	ho2	ho2	ho2	ho2	ho2	ho2
作(做)	魚部	1 遇-模	TS1	tso3	tso3	tso3	tso3	tso3	tso3	tso3
錯	魚部	1 遇-模	TS1	ts ^h o3	ts ^h o3	ts ^h o3	ts ^h o3	ts ^h o3 so3	ts ^h o3	ts ^h o3
楚 _{白讀}	魚部	3 遇-魚	TS2			ts ^h o2			ts ^h o2	ts ^h o2
無 _{白讀}	魚部	3 遇-虞	P2	bo5	bo5	bo5	bo5	bo5	bo5	bo5

閩南方言有一項古魚部殘餘韻讀-o 的白讀層次，如表 6 所示。白讀-o 主要分布於中古 1 等豪韻組（以平駭上去）；但有若干古魚部陰聲韻語詞也有讀為-o 的表現，如「作（做）錯楚無」等。杜佳倫（2014，2018b）提出上古魚部陰聲韻有一殘餘層次，如表 7 所示，閩語南朝江東層反映 3 等韻讀同 1 等洪音的音韻特點，模虞同讀、唐陽同讀，魚韻則讀為另一獨立的洪音韻，閩南泉、漳、潮的韻讀對應關係為 ue-e-iu，閩東相應的韻讀為 ø 或 œ；從古韻部的演變關係來看，該歷史層次反映上古魚部陰聲韻、入聲韻相應的韻讀關係發生改變，而且另有侯部 3 等陰聲韻字併入魚部，單從音讀上已看不出古魚部陰聲韻與入聲韻相應的韻讀，不過古魚部入聲韻與陽部陽聲韻相應的關係仍在，並且有宵部 1 等入聲字併入，而同時宵幽部 1 等陰聲韻合為豪韻，發展出與之相應的韻讀。值得注意的是，有零星幾個魚部陰聲韻字仍具有與魚部入聲韻相應的韻讀，例如「作去錯無」等，以往

認為這些語詞的韻讀表現特殊，不成層次，然而跨韻攝的層次系統分析顯示，該韻讀表現乃反映古魚部陰聲韻在逐漸失去與魚部入聲韻相應的韻讀關係時，仍有少數殘餘語詞與魚部入聲及陽部進行相應的演變，因而保有相應的韻讀表現。然則閩南方言「母」今讀為 **bo2** 者正符合這項對應規則，不過該音讀層次屬於上古魚部演變為中古模魚虞韻的滯留殘餘，「母」讀為 **bo2** 也就反映該歷史層次的「母」應讀同古魚部（參見第三節討論）。

表 7 閩語南朝江東層 vs 古魚部陰聲韻的滯留層次對應表

	上古	中古	例字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寧德	柘榮
南朝 江東層	魚侯	模虞	布屠誤夫 廚珠輸兩	ɔ/u	ɔ/u	ou/u	uo	u	uo
	魚	魚	初梳絮苧	ue	e	iu	∅	æ	æ
	陽	唐陽	糖園長央	ŋ	ŋ	əŋ	oŋ	ɔŋ	oŋ
	魚宵	唐陽	粕索鶴著	oʔ	oʔ	oʔ	o	ɔʔ	ɔʔ
	宵幽	豪	桃臊烤好	o	o	o	o	ɔ	ɔ
滯留	魚	模虞(魚)	作 _去 錯無	o	o	o	o	ɔ	ɔ

此外，可能也有另一種設想：由於「母」讀為 **bu2** 者分布在南安、泉州、廈門、漳州、漳浦等地，而「母」讀為 **bo2** 者分布在漳州、漳浦、澄海、揭陽等地，又漳州、漳浦的「母」讀為 **bu2** 或 **bo2** 似為語音上的自由變體。據此，也有可能「母」讀為 **bo2** 者乃 **bu2** 的語音低化音變結果；也就是說，「母」讀為 **bu2** 或 **bo2** 可能屬同一音韻層次的區域變體，在泉州一帶讀為 **bu2**，在潮汕一帶讀為 **bo2**，漳州一帶則兼具兩音。然而，這個設想會遭遇兩大困難：一是漳州、潮汕一帶為何獨有「母」發生「**bu > bo**」的低化音變？影響音變的具體條件為何？且其他韻讀-**u** 者均無發生同類音變；二是若將閩東方言納入比較，如表 8 所示，可見閩東方言「母」在各地嚴整分有 **mu2**、**mo2** 兩項音讀，前者用以母親的正式稱呼（本生母），後者用以指稱動物雌性或作為能滋衍之物的名詞詞尾（雞母／薑母），兩者為截然有別的相異韻讀，然則閩南方言相應的 **bu2**、**bo2** 應該也是相異的兩讀，而非自然演變關係。

表 8 閩南、閩東方言「母」的兩個主要白讀之對應關係

	閩南方言				閩東方言			
	用法	泉州	漳州	澄海	用法	福清	古田	柘榮
母 _{白讀 1}	母親／ 雌性／ 名詞尾	bu2	bu2	—	母親	mu2	mu2	mu2
母 _{白讀 2}		—	bo2	bo2	雌性／ 名詞尾	mo2	mo2	mo2

(三)「母」讀為 bo2 的音韻層次

表 9 閩南方言模虞韻同讀-ɔ/-ou 音韻對應規則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廈門	南安	泉州	漳州	漳浦	澄海	揭陽
				ɔ	ɔ	ɔ	ɔ	ɔu	ou	ou
母 _{白讀 3}	之部	1 流-侯	P1	bo2	bo2	bo2	bo2	bɔu2	bou2	bou2
牡	幽部	1 流-侯	P1	bo2	bo2	bo2	bo2	bɔu2	bou2	bou2
戊	幽部	1 流-侯	P1			bo3	bo7	bɔu7	bou7	bou7
部	之部	1 流-侯 1 遇-模	P1	pɔ7	pɔ6	pɔ6	pɔ7	pɔu7	pou6	pou6
姥 _{妻子}	之部 魚部	1 遇-模	P1	bo2	bo2	bo2	bo2	bɔu2	bou2	
脯 _{白讀}	魚部	3 遇-虞	P1	pɔ2	pɔ2	pɔ2	pɔ2	pɔu2	pou2	pou2
肚 _{腹肚}	魚部	1 遇-模	T1	tɔ2	tɔ2	tɔ2	tɔ2	tɔu2	tou2	tou2
廚	侯部	3 遇-虞	T2	tɔ5		tɔ5	tɔ5	tɔu5	tou5	tou5
糊 _{白讀}	魚部	1 遇-模	K	kɔ5	kɔ5	kɔ5	kɔ5	kɔu5	kou5	
兩 _{白讀}	魚部	3 遇-虞	K	hɔ7	hɔ6	hɔ6	hɔ7	hɔu7	hou6	hou6

杜佳倫 (2018b) 透過古今音義比較分析，論證閩南指稱女性的「tsa1 bɔ2」一詞應聯繫為漢語詞「諸母」，閩東北片亦然；藉由聯繫古文獻的相關用法，可以推究「諸母」一詞的語義經歷了由親屬稱謂（父親妾室）到年長女性、再到一般女性的逐步泛化過程。然則「母」在閩南方言可讀為 bɔ2 或 bou2。

閩南方言有一項模、虞兩韻同讀的白讀層次，音韻對應如表 9 所示，南安、泉州、廈門、漳州等地讀為-ɔ，漳浦、澄海、揭陽等地則讀為-ou 或-ou；這項韻讀除了分布於中古遇攝的模、虞兩韻，流攝的 1 等侯韻唇音語詞也有同樣的韻讀表現，如「牡戊」等。據此，閩南方言「母」讀為 bɔ2 或 bou2 者，既符合中古韻書所收錄「母」屬 1 等侯韻組的規則音讀，也可能是前述另有 1 等模韻組或 3 等虞韻組之中古音的規則讀法。不過若考量語詞的文白色彩，1 等侯韻唇音語詞「牡戊」讀為-ɔ 或-ou 者較具文讀色彩，「諸母」的「母」韻讀為-ɔ 或-ou 者則是口語用詞，因此我們較傾向認為「母」讀為 bɔ2 應屬模虞同讀的白讀音。此外，需要特別說明：1 等姥韻另有「姥」，語義本為指稱年老女性（老母也），進而引申指稱妻子（翁姥），我們認為指稱祖母輩女性的「姥」來自「母」所衍生之詞族，但與指稱母輩女性的「母」乃屬相異語詞。這項模虞同讀的音韻層次呈現 1、3 等不分的音韻特點，杜佳倫 (2014) 將之歸為南朝江東層，亦即六朝時期江東本地層次，反映吳越底層影響下 3 等介音趨向脫落而讀同 1 等韻的非漢語音韻干擾。

（四）「母」讀為 m2 的音韻層次

表 10 閩南方言古之幽部明母字白讀-m 舉例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廈門	南安	泉州	漳州	漳浦	澄海	揭陽
				m	m	m	m	m	—	—
母 _{白讀4}	之部	1 流-侯	P1	m2		m2	m2		—	—
媒	之部	1 蟹-灰	P1	hm5		hm5			—	—
梅	之部	1 蟹-灰	P1		m5		m5		—	—
茅	幽部	2 效-肴	P1	m5			m5	hm5	—	—

杜佳倫（2021）透過古今音義比較分析，論證閩南方言指稱伯母或年長婦人的「m2」也應聯繫為漢語詞「母」。從語義對應關係來看，「母」由母親義發展出指稱家族女性長輩（伯母、叔母、舅母）及年長女性（漂母、忘餅母）的語義用法，此均為與母親同輩的年長女性，緊密相應於閩南方言以「m2」稱呼父親兄長妻子或非同系家族之母輩年長女性的語義用法。從歷史音韻規則來看，閩南方言有若干語詞韻讀為特殊的成音節之雙唇鼻音（如表 10），例如媒人的「媒」讀為 hm5，「梅」讀為 m5，指稱茅草根的「茅」讀為 hm5 或 m5，從上古音韻架構來看，這些例詞乃來自上古之、幽兩部的明母字，據此，同樣來自古之部明母的「母」在閩南方言讀為 m2 亦合於音韻演變規則。

（五）小結：「母」的音讀層次來源

表 11 閩南方言「母」五項音讀層次彙整

例字	用詞	層次特點	廈門	南安	泉州	漳州	漳浦	潮汕	臺灣
母 _{文讀}	父母	中古侯韻獨立文讀	bo2	bio2	bio2	bo2	—	(bo2)	bio2
母 _{白讀 1}	阿母 ／ 雞母	中古尤虞韻同讀、上古之幽部同讀	bu2	bu2	bu2	bu2	bu2	—	bu2
母 _{白讀 2}		上古魚部滯留韻讀	—	—	—	bo2	bo2	bo2	bo2
母 _{白讀 3}	諸母	中古模虞韻同讀	bo2	bo2	bo2	bo2	bo2	bou2	bo2
母 _{白讀 4}	伯母	上古之幽部明母字	m2	—	m2	m2	—	—	m2

總和來說，閩南方言「母」的多重音讀，反映了不同歷史層次的音讀疊加現象，如表 11-12 所示：（1）「母」讀為 bio2 者，歸讀中古侯韻組的獨立文讀韻，歷史來源應屬唐宋文讀層。（2）「母」讀為 bu2 者，歸讀中古尤虞韻組，屬於「尤虞韻同讀」的白讀層，該層次同時反映「古之部唇牙喉音字與幽部密切往來」的

音韻特點，歷史來源應屬六朝時期的北方層。(3)「母」讀為 bo_2 者，歸讀中古模虞韻組，屬於「模虞韻同讀」的白讀層，該層次也反映「古之部唇音字與魚部密切往來」的音韻特點(菩部/扶步)，歷史來源應屬六朝時期的江東層。(4)「母」讀為 bo_2 者，歸讀上古魚部，屬於「上古魚部滯留韻讀」的白讀層，此與同族語詞「姥」讀為 ma_2 者反映相類似的方音特點，該層次來源的古之、魚兩部關係相當密切，歷史來源應屬更早的上古層。(5)「母」讀為 m_2 者，歸讀上古之部，屬於「上古之幽部唇音字同讀」的白讀層，其與(2)反映相類似的方音特點，但其歷史階段應屬更早的上古層。

以上五項層次可大分為三大歷史階段：一是唐宋時期文讀 bio_2 ；二是六朝時期，其中又分為來自北方的 bu_2 、及來自江東的 bo_2 ；三是上古時期，其中又分為反映古之魚部關係密切的 bo_2 、及反映古之幽部關係密切的 m_2 。據此，本文提出兩點特別見解：(1)儘管《廣韻》只將「母」收錄為侯韻組，但閩南方言顯示「母」在六朝時期有歸讀模、尤、虞韻組的層次音讀；(2)儘管上古音多將「母」歸為古之部語詞，但閩南方言顯示「母」在上古時期另有讀同古魚部的層次音讀。

表 12 閩南方言「母」五項音讀層次的歷史來源

例字	臺灣	用法	層次特點	韻讀歸屬	歷史來源
母 _{文讀}	bio_2	父母	中古侯韻獨立文讀	中古侯韻	唐宋文讀層
母 _{白讀₁}	bu_2	阿母	中古尤虞韻同讀 (上古之幽部同讀)	中古尤虞韻	晉代北方層 (西北方音)
母 _{白讀₃}	bo_2	諸母	中古模虞韻同讀 (上古之魚部同讀)	中古模虞韻	南朝江東層
母 _{白讀₂}	bo_2	雞母/ 錢母	上古魚部殘餘韻讀	上古魚部	上古層
母 _{白讀₄}	m_2	伯母	上古之幽部明母字	上古之部	上古層

三、古漢語「母」的相關特殊音變

(一)「母」讀為上古魚部

周祖謨(1996: 655)《魏晉南北朝韻部之演變》對於「母」個別讀音演變的說明如下：

《切韻》收在厚韻，音莫厚反。先秦兩漢音屬「之部」，例證甚多。然在漢代有與幽部字押韻的。如王褒〈四子講德論〉以「獸茂母」為韻；嚴遵〈道德指歸說目〉以「母首」為韻。也還有與魚部字押韻的。如枚乘〈七發序〉以「處母父所厚暑」為韻；無名氏〈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以「母取」為韻，又以「戶語母府取語」為韻；〈京兆謠〉以「虎吐茹母父」為韻；〈南陽諺〉以「父母」為韻。到晉代母字則轉入侯部。是母字由之部轉入侯部，中間還有過魚部音一個階段。《詩經鄘風》「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雨」字與「母」字協韻，是最早的例子。

潘悟雲(2002: 181-186)討論吳、閩語中指稱妻子的語詞，以福州方言為例讀為「lau7 ma2」，該文認為第二音節 ma2 即為來自上古魚部、中古 3 等虞韻組但卻讀同 2 等麻韻的「母」。該文論證如下：(1)《詩經》中有「母雨」押韻詩例(同上文周祖謨 1996 所述)；(2)金文中「母」字均作「母」，「母」為上古魚部、中古虞韻；(3)「傅」為男師，「母」為女師，兩者有語音上的聯繫，又「父」與「母」也應該有語音上的聯繫，「傅、父」均為上古魚部、中古 3 等虞韻組；(4)「鸛鵲」原作「嬰母」(《說文》收錄為「鸛」)，可見「母」曾與「鸛」同音；⁴(5)上古漢語若干語詞具有魚部與之部兩種形式，例如「汝*nǎ—而*nǔ」、「女*nǎ—乃*nǔ」、「者*kjǎ—之*kjǔ」、「渠*gǎ—其*gǔ」。據此，如表 13 所示，母在上古漢語有之部、魚部兩種音讀，其之部讀音到中古變成明母侯韻組，而潘文認為其魚部讀音原為三等讀法，在有些方言中失去三等介音，變作一等模韻，此即後起「姥」

⁴ 潘文依據段玉裁對「鸛」的注解，論證指稱鳥名一詞的第二音節，唐音讀為虞韻組的「鸛」，在三國時期乃音讀為「母／鸛」；若依據主流漢語的歷史演變規則，「母」屬之部唇音，唐音不應演變讀為虞韻組，據此可見「母」另有魚部異讀。

的來源，另外有些方言則從三等讀入二等，與「馬」同音。

本文同意周祖謨與潘悟雲兩位先生所提出「母」的上古音另有魚部讀法；但是我們認為「母」的古魚部讀音可能本即存在不同變體：或演變為一等模韻，語義也有孳乳，字形上被寫為「姥（媽）」；或演變為二等麻韻，此即更後起被寫為「媽」；也有演變為三等虞韻者，但未有韻書收錄。根據同樣的思考脈絡，「母」的古之部讀音也可能存在不同變體，後來變入三等尤韻（菩殍亦然），但也未被韻書收錄，而閩語正是保存此三等特殊音讀的關鍵語言。

表13 母的上古音讀與中古演變

母	之部	**mæg	→	中古侯韻組上聲*məu (母)
		(**mjæg)	→	中古尤韻組上聲*mjəu (?)
	魚部	**mag	→	中古模韻組上聲*mu (姥=媽)
		(**mrag)	→	中古麻韻組上聲*ma (後起媽)
		**mjag	→	中古虞韻組上聲*mju (?)

此外，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1）閩南方言指稱妻子為「bɔ2/bou2」，如前所述，我們認為該語詞應聯繫為「姥」，語義本為指稱年老女性（老母也），進而引申指稱妻子（翁姥），儘管指稱年老女性的「姥」確實來自「母」所衍生之詞族，但與指稱母輩女性的「母」嚴格來說應屬相異語詞；據此來看福州方言指稱妻子的「lau7 ma2」一詞，我們認為第二音節 ma2 應是衍生自母的「姥」。（2）意指年老女性的「姥」在閩南方言也有讀為 ma2 者，但乃做為祖母稱謂，本文認為此即上古魚部在閩語的規則讀法，不見得要經過「中古 3 等虞韻組但卻讀同 2 等麻韻」的曲折音變解釋（潘悟雲 2002）。

表14 閩語之魚部的韻讀對應表

例詞	上古	泉漳	潮汕	福州	福清	福鼎
食 _吃	之部	tsiaʔ8	tsiaʔ8	(sieʔ8)	sia1	siaʔ8
埃 _塵	之部	ia1	—	—	值 tia1	—
矣 _{句末助詞}	之部	aʔ0	—	—	—	—
姥 _{祖母/妻子}	之部/魚部	ma2	ma2	ma2	ma2	ma2
蜈 _{蜈蚣}	魚部	gia5	—	—	ŋa5	ŋia5
諸 _{諸母}	魚部	tʂa1	tʂa1	—	—	—
拍/搏 _打	魚部	p ^h aʔ4	p ^h aʔ4	p ^h aʔ4	p ^h a3	p ^h aʔ4

從上古音韻架構來看，楊秀芳（1991）提出上古之部在閩語有 a 元音的讀法（如表 14），例如指稱吃的「食」在閩南讀為 tsiaʔ8、在閩東讀為 siaʔ8，指稱塵埃的「煙埃」在閩南讀為 iŋ1 ia1，做為表完成體的句末語助詞「矣」在閩南讀為輕讀的 aʔ0，閩東福清另有「值」也讀為 tia1，據此，衍生自「母」的「姥」在閩語讀為 ma2 乃合於音韻演變規則，屬於更為古老的歷史層次；杜佳倫（2018b）運用尋音法重建上古魚部在閩語也有 a/aʔ 的韻讀規則（如表 14），然則上古之部在閩語讀為 a 元音者，顯示之、魚兩部同讀 a 元音的音韻特點，此緊密相應於前述表 5 上古漢語特殊演變：來自古之部的唇音字「部菩陪」乃與多數來自古魚部的語詞（如：模簿蒲夫）一同演變進入中古模、虞兩韻組。

綜上所述，歷史音韻材料及吳閩方言都存有「母」另讀魚部的例證，而閩語更保有古之魚同讀的特殊古老層次，緊密呼應古之部的若干唇音字在中古時期存有侯尤韻組及模虞韻組的多重異讀現象；下文進一步嘗試追溯古之魚音近的地域來源極可能是戰國中早期的楚地方音。

劉鴻雁（2013）對《郭店楚簡》所反映的語音現象逐一分析，並進一步考察楚方言的韻部特點，認為「之魚音近」是戰國早中期楚方言的韻部特點。該文判定楚方言韻部特點的重要原則為：

1. 根據《詩經》、《楚辭》某兩部的押韻情況來確定先秦時期該兩部的基本關係。
2. 運用《郭店楚簡》的語音材料考察某兩部在戰國早中期楚音的親疏關係。

3. 同時考察先秦其他非楚地語料中某兩部的合韻情況。若某兩部在《郭店楚簡》及先秦其他非楚地語料中皆密切關聯，則此為先秦時期一般音韻現象；若某兩部的頻繁接觸集中在《郭店楚簡》且少見於先秦其他非楚地語料，則此一現象極可能為楚方言的韻部特點。
4. 結合兩漢時期的押韻考察來確定方言特點。若先秦時期某兩部關係密切，兩漢時期亦然，則此兩部相混應為語音發展的結果；若兩部相混情況集中表現在某一特定方言區的作品中，則此應為某種方言特點的延續。

在此原則下，該文發現：(1)《郭店楚簡》與《楚辭》之幽合韻的次數不比《詩經》多，就先秦其他非楚地語料來看，之幽合韻亦非楚方言獨有特點；之幽合韻，之部多是之韻、尤韻字，幽部多是尤韻字；兩漢時期之幽通押常見，此應為一般歷史音韻演變現象。(2)《詩經》與《楚辭》之魚合韻的情況較少，《郭店楚簡》之魚合韻次數較多，先秦其他非楚地語料之魚合韻表現不明顯，而兩漢時期之魚合韻集中體現在帶有楚地方言色彩的作品，例如《淮南子》及司馬相如、枚乘、王褒的作品，由此可見之魚音近是楚方言的韻部特點。

據此，前述「母」讀為上古魚部的表現，以及表 5 若干之部唇音字後來另外演變進入模虞韻者，還有閩南語之魚兩部語詞同讀 a 元音的特殊音讀，極可能乃反映古代楚方言的音韻特點；若然，此正相應於杜佳倫（2018a）提出閩語上古層另有來自受到楚地方音影響的小層次，「母（姥）」讀為魚部音讀者亦是該歷史層次的重要語詞。

（二）「母」歸讀模、尤、虞韻組

根據《古韻通曉》（陳復華、何九盈 1987）彙整古之部陰聲韻字在中古的分韻情形，如表 15 所示：舌齒音聲母條件下，大致是分入哈（1 等）、皆（2 等）、之（3 等）三韻；牙喉音聲母條件下，除了分入灰、哈、皆、之等韻，另一部分進入尤韻（3 等）；唇音聲母條件下分韻最為複雜（表 15 括號內例字為多重韻讀者），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演變方向：（A）進入灰、哈、皆韻；（B）進入侯、尤韻；（C）進入模、虞韻；（D）進入脂、真韻。

表15 古之部陰聲韻字的中古分韻表

聲母類別	中古韻	例字
唇音	灰(哈皆)	胚倍佩每梅(菩 ₁)
	侯	剖某母姆姆(部 ₁ 髻 ₁ 鴟 ₁)
	尤	婦負謀(菩 ₂ 殍 ₁)
	模	(部 ₂ 菩 ₃)
	虞	侮(髻 ₂ 殍 ₂ 鴟 ₂)
	脂(真)	鄙痞丕敏
舌齒音	哈(皆)	戴胎待來再菜在豺
	之	恥持治里子士事思寺之齒始
牙喉	灰哈(皆)	改怪灰礙海亥埃
	之	己其疑喜矣醫
	尤	龜牛久舊有又

丁邦新(1975)彙整上古之部韻讀的歷史演變規律為：1、2等韻進入灰、哈、皆韻；3等韻在舌齒音及一般舌根聲母條件下進入之韻，唇音及圓唇舌根聲母條件下進入尤韻；另帶有-j-介音者進入脂韻，形成唇牙喉聲母條件下的重紐4等。然而，該文並未為唇音聲母條件下進入侯、模、虞韻的例字歸納出另一音變規律，應是以例外視之。這些以往被視為例外者極可能反映的是不同區域的歷史音變方向不同。唇音聲母條件下進入侯、模、虞韻的例字，《廣韻》往往著錄有多讀表現，如前面表5所列，以「菩」為例，《廣韻》著錄有四讀：第(1)讀釋義為「梵言菩提」；(2)、(3)、(4)讀釋義均為「草或香草」。「菩」為上古之部唇音字，若依照上述古之部韻讀的歷史演變規則，其中古音讀理應1等進入海韻、3等進入有韻，則第(1)讀進入模韻者，可能是來自不同區域的音變結果。

據此來看，上古之部唇音字除了上述歷史演變規則：1等進入灰哈韻、3等進入尤韻；不同區域另有1等進入侯、模韻，3等進入虞韻的相異音變方向，這些例詞的多重異讀正是反映方言混雜的現象。「母」亦屬上古之部唇音字，《廣韻》雖僅收錄侯韻組上聲一讀，但在不同區域極可能另有演變為模、尤、虞韻組的音讀表現；例如表16所示，「部」兼有侯韻組、模韻組兩種韻讀，同理「母」在不同區域另有演變為模韻組(姥韻)的音讀表現，此即字形上重新被寫為「姥、媽」

者，該兩字出現的時代比較晚，指稱的「老母也」語義顯然也是由「母」滋生而來；又如「髻鴟」兼有侯韻組、虞韻組兩種韻讀，「菩」兼有模韻組、尤韻組兩種韻讀，此三語詞兼有 1 等、3 等韻讀，同理「母」在不同區域也極可能另有演變為 3 等尤韻組（有韻）、虞韻組（虞韻）的音讀表現，此即相應於第二節所述「母」在六朝時期有歸讀尤、虞韻組的層次音讀（bu2、bo2）。

表 16 上古之部唇音字的多重中古韻讀

上古漢語		中古漢語	
之部	**əg	中古侯韻組 *əu	髻（薄侯切、普后切）、部（蒲口切）、鴟（莫厚切）
	**jəg	中古尤韻組 *jəu	殍（方久切）、菩（房久切）
魚部	**ag	中古模韻組 *u	部（裴古切）、菩（薄胡切）
	**jag	中古虞韻組 *ju	髻（芳武切）、鴟（文甫切）、殍（芳武切）

上表一般歸為古之部的唇音例詞，其在不同區域另有演變為模、虞韻組的特殊演變，可以推溯其上古音讀應與魚部相近，因此發生同類演變。聯繫 3.1 節所論，「母」在上古時期另有讀為魚部的方音變體，又之魚音近是楚方言的韻部特點；在此古音基礎之上，讀為魚部的「母」以及音近魚部的之部字，演變進入模、虞韻組乃合於一般歷史音韻演變規律；相對於此，讀為之部的「母」除了與「剖某」一同變入 1 等侯韻組，可能同時存有 3 等變體，乃與「婦富」一同變入 3 等尤韻組。

（三）小結

表 17 「母／姥」的古漢語音讀與閩南語多重韻讀之相應關係

	上古漢語		閩南語音讀	音韻特點	中古漢語	閩南語音讀	音韻特點
母	之部	**məg	母 _{伯母} m2	之幽同讀	中古侯韻組上聲*məu（母）	母 _{文讀} bio2	侯韻文讀
		**mjəg			中古尤韻組上聲*mjəu（？）	母 _{母親} bu2	尤虞同讀
	魚部	**mag	姥 _{相母} ma2	之魚同讀	中古模韻組上聲*mu（姥-媽）	姥 _{妻子} bo2	模虞同讀
		**mjag	母 _{母親/錢母} bo2	魚部滯留	中古虞韻組上聲*mju（？）	母 _{讀母} bo2	

總合本節所討論，「母」在上古漢語除了讀為之部，另有讀為魚部的方言表現，且同時存在 1 等韻及 3 等韻變體；到了中古漢語時期，除了演變為 1 等侯韻組，應該另有歸讀 1 等模韻組、3 等尤虞韻組的相異區域演變結果。《廣韻》所收錄「姥（媽）」即是來自魚部「母」的 1 等演變音讀；而歸讀 3 等尤虞韻組者則保存在閩南方言音讀。如第二節辨析結果，閩南方言「母」具有多達五項音讀，這五項音讀可大分為三大歷史階段：一是唐宋時期文讀 **bio2**；二是六朝時期，其中又分為來自北方反映「尤虞同讀」的 **bu2**、及來自江東反映「模虞同讀」的 **bo2**；三是上古時期，其中又分為反映古之魚部關係密切的 **bo2**、及反映古之幽部關係密切的 **m2**。將這五項音讀與「母」的古漢語音讀聯繫如表 17 所示：

1. 反映古之幽部關係密切的 **m2**，應來自「母」讀為之部的一般上古層，之幽相近為先秦到兩漢的一般歷史音韻演變現象。
2. 反映古之魚部關係密切的 **bo2**，應來自「母」讀為魚部的上古至中古過渡層次，該韻讀顯示魚部陰聲韻隨同入聲韻發生歷史音變的滯留系統性。
3. 反映「尤虞同讀」的 **bu2**，一方面呈現「尤侯韻唇音字讀入虞模韻」的西北方音特點，另一方面該層次例詞在唇音條件下乃呈現之幽兩部韻讀密切關係。因此本文認為閩南方言讀為 **bu2** 者，應是來自北方、承繼古之部「母」演變為 3 等尤韻的古漢語讀法。
4. 反映「模虞同讀」的 **bo2**，一方面呈現「3 等介音趨向脫落而讀同 1 等韻」的六朝江東方音特點，另一方面該層次例詞乃呈現之魚兩部韻讀密切關係。因此本文認為閩南方言讀為 **bo2** 者，應是來自江東、承繼古魚部「母」演變為 1 等模韻或 3 等虞韻的古漢語讀法。
5. 反映「侯韻獨立音讀」的 **bio2**，則明顯為來自唐宋時期的文讀層次。

進一步納入由「母」孳乳而出同族語詞「姥（媽）」，其在閩南方言也有兩讀：

6. 同樣反映古之魚部關係密切的 **ma2**，應來自「母」讀為魚部的一般上古層，之魚相近為上古楚地方音特點。
7. 同樣反映「模虞同讀」的 **bo2**，也是來自江東、承繼古魚部「母」演變為 1 等模韻的古漢語讀法。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姥（**bo2**）」指稱妻子的語義乃來自

「姥」做為祖母輩年老女性義之引申與特指，此與「諸母」乃指稱母輩或年長女性的語義並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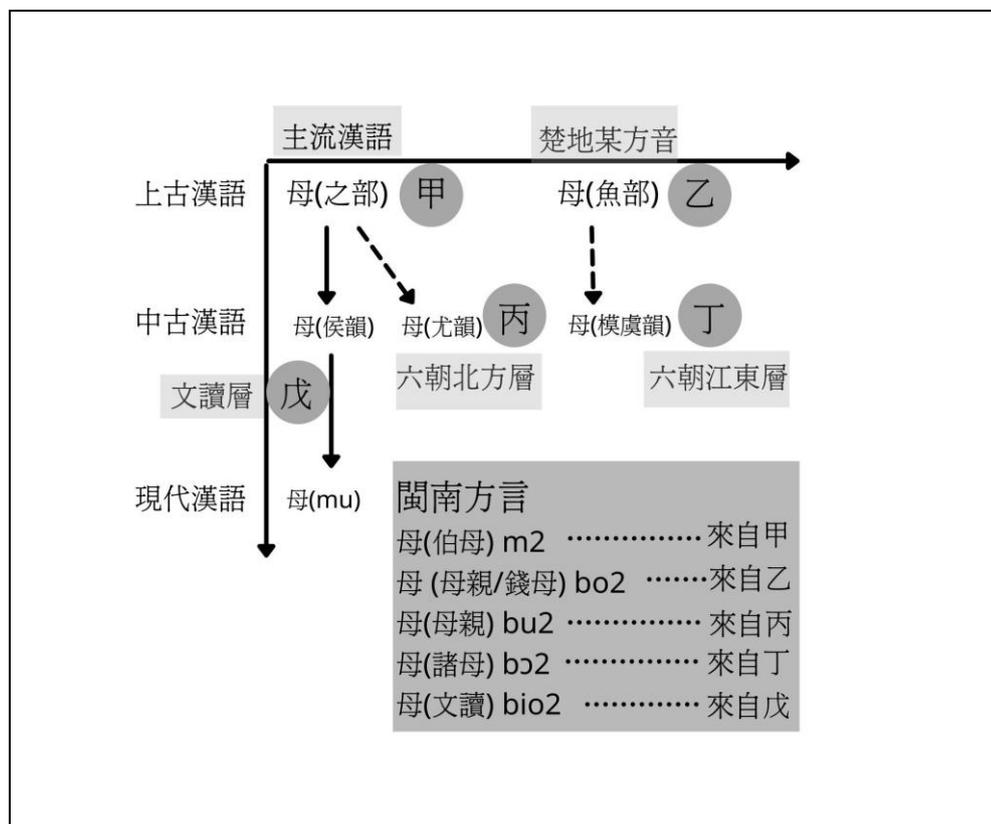
四、結論

閩南方言「母」有多達五項音讀：bio2 僅用於文讀、bu2 傾向指稱母親、bo2 傾向指稱動物雌性及做為名詞詞尾、bo2 指稱女性、m2 指稱母輩年長女性；此乃反映閩語擁有豐富歷史層次的特點，這五項音讀分別承擔由「母」發展衍生的多重語義用法，共時平面上形成穩定的分工狀態。

從歷時層面來看，閩南方言「母」的多重音讀，展現不同層次的音讀疊加現象，本文運用歷史層次分析方法辨析「母」五項音讀所反映的歷史音韻結構特點，同時論及同族語詞「姥」的異讀層次，據以探討各項層次的可能來源，進而討論「母」在漢語音韻史的多重演變問題。重要結論如下：

1. 讀為 bio2 者屬於最晚的、來自唐宋時期的侯韻組文讀層次。
2. 讀為 bu2 者屬於「尤虞同讀」的六朝時期北方層，讀為 m2 者則屬於「古之幽部唇音字同讀」的上古層，兩者反映相類似的音韻特點，該層次來源的古之、幽兩部關係相當密切，此為先秦以來的一般歷史音韻演變方向。
3. 讀為 bo2 者屬於「模虞同讀」的六朝時期江東層，反映六朝時期江東方音特點；讀為 bo2 者屬於「古之部與魚部密切往來」的白讀層次，此與同族詞「姥」讀為 ma2 者反映相類似的方音特點，該層次來源的古之、魚兩部關係相當密切，此為古代楚地方音特點。

表 18 閩南方言「母」五項音讀與漢語音韻史的時空演變關係



傳統漢語音韻學較著重自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再到近現代漢語「一脈相承」的歷史音韻演變研究；然而，閩語的歷史音韻真實展現漢語語言非常豐富多元的發展演變，除了自古而今的縱向演變，更涉及語言接觸的多重橫向滲透。根據學界研究成果，閩語乃歷史層次疊積相當豐富的漢語語言，其歷史層次匯合了諸多不同來源的音韻層次，每個層次系統的音韻特點截然不同，且每一層次音讀進入閩地又經歷個別調整改讀的過程。閩南方言「母」的多重音讀，即為不同層次的音讀疊加結果，分別來自不同來源的歷史層次，其間並無直接演變關係，而是類似地質層的疊置關係。茲將本文所探究閩南方言「母」的五項音讀與漢語音韻史的時空演變關係聯繫如表 18，說明如下：

以往著重討論的主流漢語音韻發展史中，「母」從上古之部（以《詩經》韻語為主）演變至中古侯韻組（以《切韻》音系為據），再到現代北方漢語多讀為

mu²。然而，閩南方言「母」的多重音讀卻反映相異於主流漢語的地域方音之真實存在。上古之部非舌齒聲母者的歷史音韻演變，多數與古幽部相近合流，兩漢以後的主流漢語亦反映此音韻特點；但在南方楚地方音古之部乃與古魚部相近，且若干文人作品有以「母」與魚部字押韻者，可見上古漢語階段應有一楚地某方音乃之魚兩部音近，其「母」等若干之部唇音字讀同魚部，後來並隨魚部一同演變進入中古模虞韻。本文乃聯繫古代漢語方音及今日吳閩方言共同存在「母」讀為魚部的具體音韻，再將之放在「之魚音近」以及「之部唇音另有古魚部韻讀」的古代方音脈絡中來看，進而論證「母」讀為魚部的系統性而非個別性。然而，若從古漢語同源關係來看，儘管古今方言確實存在「母」讀為魚部的具體音韻，我們也無法排除「母」更早乃從之部演變進入魚部的可能性，但這部分需要更多語言材料證據才能深入討論。

閩南方言「母」的多重音讀，既有反映主流漢語之幽相近合流的歷史層次，包括來自上古層之幽同讀的 m²、來自六朝北方層尤虞同讀的 bu²；更保留了「母」讀為魚部、之魚音近的獨特層次，一是來自古魚部滯留層的 bo²，一是由魚部演變進入模虞韻後、再隨著江東層進入閩地的 bo²；最後還有來自文讀層、反映侯韻組獨立韻讀的 bio²。據此益發展現閩語的豐富音韻層次，確實是探究古漢語複雜音韻演變史的重要活化石。

徵引書目

〔近人論著〕

- 丁邦新：*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魏晉音韻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5年。
- 杜佳倫：《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
- _____：〈析論閩語上古層異部多重同讀的複雜現象〉，《漢學研究》36卷第3期，2018(a)年9月，頁163-207。
- _____：〈再論閩南、閩東指稱男女性別的語詞來源——兼為吳守禮教授諸母、丈夫說補證〉，《臺灣語文研究》13卷第2期，2018(b)年10月，頁155-200。
- _____：〈論「母／姆／姥／媽」的音義發展演變及其在閩南方言的反映〉，收入《本字·方言·語文學——漢語共時與歷時研究》，臺北：政大出版社，2021年。
- 周玟慧：《從中古音方言層重探《切韻》性質——《切韻》、《玄應音義》、《慧琳音義》的比較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
- 周長楫：《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
- 周祖謨：〈敦煌變文與唐代語音〉，收入《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 _____：《魏晉南北朝韻部之演變》，臺北：東大圖書、三民書局，1996年。
- 林連通：《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
- 林寶卿：〈漳州方言詞彙（一）〉，《方言》1992年第2期，頁151-160。
- _____：〈漳州方言詞彙（二）〉，《方言》1992年第3期，頁230-240。
- 邵榮芬：〈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國語文》1963年第3期，頁193-217。
- 國語推行委員會編輯：《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站，2011年7月，網址：
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default.jsp（檢索日期：2020年9月18日）。

- 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 楊秀芳：〈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了」的用法：兼論完成貌助詞「矣」（「也」）〉，《臺大中文學報》1991年第4期，頁213-283。
- 劉鴻雁：〈試論戰國中早期楚方言的韻部特點〉，《燕山大學學報》14卷第3期，2013年9月，頁47-53。
- 潘悟雲：〈吳閩語中的音韻特徵詞——三等讀入二等的音韻特徵詞〉，《聲韻論叢》2002年第12輯，頁175-188。
- 羅志海：《海豐方言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二，1933年。
- Douglas, Carstairs (杜嘉德).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廈英大辭典) Taipei, Taiwan, R.O.C : SMC Publishing Inc., 1983.

Diachronic Strata Analysis of The Heteronym “MU(母)”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Tu, Chia-Lun*

[Abstract]

“MU(母)”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has five pronunciations which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bio2* used as the literary reading; *bu2* which means mother; *bo2* which means female animal or used as a noun suffix; *bo2* which means female human; and *m2* which means the woman older than your mother. Multiple pronunciations of “MU(母)” show the complicated diachronic strata of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This paper differentiates the historical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ve pronunciations and discusses when and where each pronunciation originated. The main conclusion is that Southern Min not only has the stratum that show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of the rhyme *ZHI(之)* and *YOU(幽)*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onology, but also keeps another stratum that demonstrat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of the rhyme *ZHI(之)* and *YU(魚)*.

Keywords: MU(母), Southern Min dialect, diachronic strata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